

老孟养了三只梅鸭一群鸡。他家的鸡有点特别，都以为自己是鸟。有句流行语：“你能，咋不上天呢？”说的就是老孟的鸡。

城市在持续膨胀，南郊御花园小区的一只脚已经伸进乡村。小区东门外有一宽阔的马路，因为一座桥没完工，路上少有人走，显得有些冷清。这个城市正在创建文明城市，有人在大道外侧一溜儿竖起两米高的蓝色挡板，作为城乡的分界线。上级检查的人都心领神会，颇有默契，不会突发好奇心，跑到挡板那一边查看乡村的风景。

老孟的家就在挡板那一边。他是农民，准确地说，他是个菜农。生活在城市的边缘，向城市讨生活是自然而然的事。种菜非种粮食可比，种菜挣钱多，钱来得快，还早涝保收。老孟用了大棚技术，在自己的一亩地上盖起塑料薄膜，隔几步就是一盏200瓦电灯，夜间作业，亮如白昼。核桃里面做道场，一年能挣两三万！

种菜的人有自己的作息时间，一般两种。一种是下午挑菜拣菜，傍晚洗净，吃过晚饭早早睡觉，十二点准时起床，用三轮车拖到各大菜场向小贩兜售。一切顺利，还能趁天不亮赶到家，睡个回笼觉。因为是下午挑菜，第二天凌晨过给小贩，蔬菜的新鲜度要打点折扣。老孟喜欢第二种。夜十二点起来下田挑菜，青韭黄瓜、茄子辣椒……凌晨三点半进城，与小贩讲价。他在北海菜场租了摊位，每天只把一部分蔬菜过给小贩，余下的自己卖，生产、流通和销售，三位一体。自己卖，当然比过给小贩挣钱多，钱是热钱，还带有买菜大爷大妈的体温，下午就可揣着它上牌桌杀两圈儿。

老孟早饭吃得早，六点开吃，在摊子上吃，一般是俩糜饭饼子夹俩麻团。有时候吃包子。卖包子的推车在菜场晃，晃到老孟跟前，拿眼睛望他，他一招手，一屉小笼包子递过来，俩肉的俩菜的俩饺子，就一壶宽叶子茶水，吃得嘴角流油。

七点半，打道回府，睡觉！老孟的“府上”距他家的塑料大棚只一箭之遥，在庄台上。他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病，脓毒性败血症。为了不至于让读者诸君反胃恶心，这种病的症状还是不详述为好。简单介绍：它会在身体的任何部位毫无理由地烂出一窟窿。治疗方法也极其原始惨烈，让旁观者心惊肉跳不忍直视。老孟绝望地想：我还没结婚呢，就摊上这个病！没想到三年后病竟然好了。他如愿娶妻生子，到今年已顺顺当当过到六十九岁，就是精瘦精瘦的胖不起来。

经过年轻时候的一劫，老孟就有点自己惯着自己。他有两个嗜好，家人怎么劝也不肯戒。一是抽烟。村里人说他一天只打一次火，更绝的是，即使睡觉，只要一睁眼，他都要抽支烟才接着睡。他解释是为了放松，为了驱散心里的恐惧，这种恐惧是当年得病时遗留的。另一嗜好是打牌。只要没特别的事，每天下午打麻将，四个老伙计四杆大烟枪，熏得自己都睁不开眼。家人责怪他，抽烟为了放松，赌钱心里紧张，怎么还要赌？他嘴上说不出，但懂一个道理：文武之道，一张一弛。

庄台面水而建。南边是大寨河，河与庄台之间长了几排高大的白杨，这里的人叫它大叶子杨。因为没有出路，老孟家正门西开，门口一块平展的坡地，对面一座废弃的猪圈。养猪是农民的本职，怎奈

老孟与禽

□ 陈永平

靠近城市，味儿冲，经再三动员，都不养猪了，老孟在猪圈里养梅鸭和鸡。

梅鸭是一种会飞的水禽，过去打猎的人才养。这里的人把诱饵唤作梅子，梅鸭就是放梅子的鸭。猎人把经过驯养的梅鸭带到沭田、水荡里，野鸭在空中看到同类，放心地下来觅食，一声铃响，能撂翻五六只。梅鸭蛋似野味儿，老孟养梅鸭是为了吃蛋。他让老伴儿编个小筐，给梅鸭下蛋，筐满了取走，但要留两只，否则梅鸭会很绝望，宁可憋着也不下蛋。

梅鸭想飞，猪圈是挡不住它们飞翔的。它们经常下到大寨河或者更远的地方觅食。有一次梅鸭集体消失了一天，第二天老孟在一家浴室的大院里找到它们，过去跟老板讨要，老板嬉皮笑脸地打哈哈：“你把它叫答应你带走。”老孟气嘟嘟地回家，刚到家门口，又听到梅鸭的叫声，它们已先他一步回来了。

老孟家的鸡也会飞。老孟养了十一只鸡，一只公的，其余都是母鸡，本来安分守己，待在猪圈里，与梅鸭友好共存，相安无事。有天夜里，猪圈里突然爆发出尖利的叫声，老孟断定是黄鼠狼拖鸡，抄起家伙赶过去，鸡已少了一只。老孟正在思考如何加强安保措施，鸡已自己行动了。猪圈旁边长了棵桃树，有一只鸡跳到桃树上，其他的鸡也扑腾着上蹿下跳。开始，老孟挺理解这些鸡，鸡上树是为了逃避风险，驱离恐惧；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，何尝不是动物的本能。可是渐渐地，鸡上桃树已不过瘾，它们的终极目标是飞上那些高大的白杨树。上了白杨树，别说黄鼠狼捉不到，人也捉不到了。

吃还下来吃，吃完了就上树。求爱、歇息、捉虫子，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，每个动作都是高难动作，它们完成得很娴熟。春夏秋冬季，鸡被宽大的叶子挡着，难觅踪迹；冬天叶落，鸡尽数暴露，月夜若被不知情的人看到，以为是一群喜鹊窝。无论西北风，还是下大雪，鸡都不为所动，绝不重返猪圈抵御严寒。

这些鸡不如梅鸭厚道，自从会飞之后，下蛋也不到窝里下。老孟在家附近的草窠里寻半天，终于找到一窝蛋。蛋取走后，鸡开始跟老孟躲猫猫，鸡蛋寻不到了。隔了一阵子，一只老母鸡领了一群小鸡跑到家门口晃悠，很像走亲戚。小鸡长大了，翅膀硬了，都跟着老母鸡飞上树去了。

老孟决定吃一只鸡！可任他摇、捅、赶、轰，鸡只在树上躲避，没一只被他捉住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在卖菜的间隙到卖鸡的摊子上买了只鸡。卖鸡的一边杀鸡一边跟他聊天：“怎么上我这儿买鸡啦，家里的鸡呢？”老孟含糊地应付着：“不养了，劳神！”卖鸡心想：一个卖菜的，不养几只鸡，也算个农民！

大寨河北侧、御花园小区南侧要修一条路，向西直达京杭运河东堤，老孟他们的庄台在拆迁之列。与干部谈判还算顺利，他第一个签了字，跟儿子到一小区定了期房。眼看着要扒房子，女儿在邻庄找了一处空置房，向爸妈绘声绘色介绍临时居所的优点。老孟续了一支烟，深吸一口，对着女儿，好像下了决心似地说：“找个有大叶子杨的房子先住吧！”

女儿重新找到一个门口有大树的屋子，作了父亲的临时居所。

那次高中同学聚会距今整整八年，那是参加车逻中学五十周年校庆。

应该说，那次校庆举办得较为成功，从1958届到2008届的同学们来了许多。

有一位袁姓同学，我们平时关系很不错，走上社会也都一直保持联系。我受班长委托请他参加校庆。接到通知，他很是兴奋，问我有哪些同学参加。我说，反正每个同学都邀请了，至于能去多少，我也不知道。然后他再没有问什么，欣然接受了邀请。过了几天，突然打电话给我，他改变主意了。他讲了两点原因，一是工作忙，领导不批假。二是感觉地位低，没信心参加。第一点原因应该是一个借口，第二点原因才是关键所在。我反问，为什么会自卑呢？同学就是兄弟姐妹，大家都是平等的，老师一直要求我们去掉自卑感树立自信心，难道非要等到你功成名就才参加吗？话虽这么说，转身想想自己亦不如他人的境况，也没有了底气，自卑感油然而生。于是话锋一转，答复他，如果压根不想去，去了也不会开心，倒不如不去。我这位同学比较诚实，他不参加的理由很简单，很直接、很充分。受他的影响，不少同学也产生了放弃参加校庆的想法。班长说，校庆是我们自己的节日，五十年一遇，也许这辈子只能有一次参加的机会了，重回母校、重温友谊，值得纪念和留念。还有哪件事情比它更重要？我现在重

新履行一次班长的职责，并以老同学的身份请你们参加，这是纪律，没有特殊情况，原则上不得请假。班长的话情真意切，让我们打消了念头。

我们这一届的同学比较活跃，校庆仪式结束后，年级还单独举办宴会。仍有不少同学谢绝参加。班长给我们做思想工作，既然都参加校庆仪式了，既来之则安之，还是见见吧，本年级的同学分别二十载，已经非常生疏，增进感情还是有必要的，免得碰破头也不认识。

班长的一片热情，让我们不好意思拒绝。宴会地点安排在城区一家饭店，一间不大的餐厅，摆放着五六张桌子，桌子旁边挤满了人，多数同学在闲谈，打牌的也有两三桌，不少同学在旁边观战。见到有同学来了，闲谈的、看闲的同学立即起身，也不管认识不认识，相互握手问候，端茶递烟，非常热情。我们彼此之间只能凭印象认识，还有部分同学确实想不起来，虽然同一个年级但不在同一个班级，因而一点印象也没有，相互介绍时有些尴尬。

就餐前，有一个自我介绍的环节，出于对成功人士的尊重，大家一致认为应先从他们开始作自我介绍。应该说，每个人都有着极强的表现欲，更何况又在同学们面前，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。然而那些成功人士显得十分谦虚，

同学聚会

□ 韦志宝

了。自我介绍时，个别同学还滔滔不绝地介绍自己走向成功的过程，从起步的艰辛、创业的逆转到良好的业绩。

就餐开始了。和其他宴会并没有区别，同桌之间相互敬酒，酒过三巡，同学们相互到其他桌子敬酒。我不会喝酒，自然不会窜位，一直和邻座位的同学拉家常。谈笑间，一位很有风度的同学端着酒杯走过来，他用犀利的目光看着我们，“同学们，我来敬酒了，大家随意。”我们立即起身端起酒杯相迎，他扫了扫各自酒杯，发现我的酒杯并非白酒，连忙问，“你搞特殊吗？”我说，我从不沾白酒。他又说，“今天可能不行，切不可蒙混过关。”旁边的袁西贤同学打圆场，“韦志宝同学确实不能喝白酒。”听到我的名字才愕然，问我，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我再次打量着对方，确实没有任何印象，便回答了三个字：不知道。他笑了笑，“仅凭你的回答，就得罚酒。”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随口问道，为什么？他对我大声说，“我是袁长贤呀！”我不敢相信。反复问自己，是真的吗？我和袁长贤一直保持电话联系，他在镇江一家国

妻到我家三十年

□ 刘家祥

幼时，家门口有条小河，也不知叫什么河，倒是三元桥有点名气，许多人都知道顺着养丰闸一直向东，下去就是三元桥。我和妻子都是一九五九年出生于小河两岸，虽然一河之隔，仿佛很远，河那边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小朋友不太熟悉，印象不深。高中毕业后我们都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滚一身泥巴，练一颗红心，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”的插队知青。只不过不在一个公社（乡镇）而已。回城后，我们各自走上工作岗位。所以第一次与妻子见面时就有似熟非熟的感觉，难怪她常说：你初中同学我也同过学，你高中同学我也同过学，就是没有跟你同过学……

我母亲去世早，家里房子小，为了能让我结婚，父亲搬到半间房子，到晚上，妹妹就暂时寄宿到同学家。生活虽然比较贫困，也还觉得快乐，一天三餐其乐融融。不久我们有了儿子，更增添了快乐。一次我们祖孙三代去南门走亲戚，正逢儿子刚会走路，半路上我们就陪着儿子学走路，自行车反倒成多余。

与妻子回娘家，会遇到邻家的小花狗，一靠近娘家，它就吼叫起来。我快步进屋，而妻子呢？她一路与邻里打招呼，又说又笑，那小花狗就在她身后不停地叫，我就躲在屋里看这热闹非凡的场面，好羡慕妻子那种热情好客又不怕狗的姿态。从娘家出来，小花狗就一直坐在必经之路上。妻知道我怕狗，她对我说：“让我来……”她像要去抓住一个顽皮的小男孩一样径直冲过去：“你这个小东西！”小花狗屁股也来不及转就连滚带跑，妻子立刻停住脚步，小花狗也会停住，但仍对着她叫，妻用手指着它：“再叫打死你！”奇怪，小花狗仿佛听懂她的话，就像一个孩子憋在那里再不吱声。

妻个高肩宽腰细身材好，嫁给我也是这好身材的悲哀，穿来穿去还是那几件衣服。一打开衣橱，“我没有衣服穿！”我就立刻赶过来为她挑选，你看，都是你的心爱的之物，随便挑一件即可展现风格、风采、风度之类的，说上一番她就会无可奈何地穿上。衣服穿上身就没我的事了，她自己会在镜子前左右晃动。我常对她说：有一好身材足矣，自己就是牌，何须这牌那牌。

妻能吃苦、人缘好，是工作岗位能手，在单位年年受表彰拿奖状。可是，勤奋敬业的二十几年的企业面临改制。正值中年，上有老下有小，四十五岁的她下岗回家，生活中顿时少了许多欢乐。生活还得朝前跑，孩子要读书，养老保险金年年要交，老了有病怎么办？医疗保险也要补交。我们举全家之力帮妻开了一个小

酒家，当了三年老板娘，看到了人间百态，也算尝尽了酸甜苦辣。妻觉得还是老实实在打工比较踏

实。经人介绍进超市做了促销员，因为年龄偏大，每天八小时的站立服务，上货下货，超负荷地劳动，全身筋疲力尽。超市为了节约成本，下班后促销员们用尽全身力气把集装箱的货卸到仓库去才能回家。真可谓超市里女人是男人，男人是超人。终因力不从心，干了一年十个月打道回府了。再次下岗给生活带来了窘境。一次偶然机会，看到了保险公司招聘广告，妻赶紧报名，经口试、笔试、电脑考试，终于拿到了保监会颁发的资格证书，妻又成为了一名保险人。保险公司是个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团队，但工作规则也是严谨的。特别是陌生拜访需要勇气、智慧、真诚、博学，才能赢得信任。下放、下岗、下海、再就业，妻都刻骨铭心地经历了，就在东打西拼的岁月中，终于迎来了退休的日子。妻将退休证递给我看，我听到了心跳在地上的声音。

妻自从嫁到我家，一晃三十年过去了，我们老少三代，同住一个六十平米的屋檐下，一口锅里吃饭，妻从来没有与老人顶过一次嘴，为了将就着我老父亲，饭菜煮得很烂，都是让老人先吃。虽说没有婆媳难处之恼，也时常会有厌烦情绪。妻性格直率，口直心快，挂在嘴边的几句话无非就是：就吃这种烂饭……邻家小两口的二人世界哪个不羡慕？等等。后来她自己却也习惯吃烂饭，吃硬饭反倒觉得胃受不了。

八十六岁的老父亲去世后，儿子又在外地成家立业，迟来的二人世界刚刚开始，可是计划不如变化。妻的姊妹们一眨眼都已经年迈，各有难处，就连最小的弟弟也抱上孙子了，为了能照顾好儿孙们，眼下就要随孩子们一起去外地打拼。一直跟内弟生活的九十二岁的老岳母怎么办？我想，妻到我家三十年如一日，九十多岁老岳母能有几年过？全家商量的结果也正如我所预料。你们放心，就交给我们吧。我有什么理由不跟岳母同一个屋檐下住、同一个锅里吃饭呢？岳母不识字但识事。晚饭后，岳母听到手机清脆的鸟叫声，指着妻手里的手机笑着对我说：又叫她啦！她忙呢。我就套着她耳朵大声对她说：那叫微信！微信！她反而听不清我说什么。与岳母相处的日子里倒觉得蛮热闹开心的，因为九十岁以后的老人时清醒时糊涂，行动、智商退化到幼儿时期一样，所以在家里说的每句话都是简明、扼要、高八度，句子长了老人听不清。妻不时会深情地拿眼睛看我，我高声对她说：看什么！不认得？

企上班，但自从走出学校大门再也没有见面。如今他满脸络腮胡子，气势不凡的架势，简直判若两人。我赶忙满上白酒，一饮而尽。想到短暂的相聚，很快就要分手，回归到各自家庭、各自岗位，又不知何时才能重相逢。大家十分激动，痛快淋漓地饮酒。

宴会结束时，已经接近晚上十点钟。催促回家的手机响个不停，没有人理会，也根本不想撤退。同学们依然聚集在一起，仿佛有说不尽的话语，道不尽的情谊。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，班长提议，路途遥远的同学就不要回家了，统一安排到宾馆休息。会打牌的同学，自由组合，找一个场所活动活动。会唱歌、跳舞的同学，就到附近的卡拉OK厅，尽情地疯狂吧！尽管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“朋友圈”，有自己的喜好，然而一个个酩酊大醉，哪能打牌、唱歌、跳舞？大家赖在饭店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。“我们打牌、喝酒，牌呢？酒呢？”这句话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，也没有人应答，原来服务员都准备下班了。

文 游 基

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